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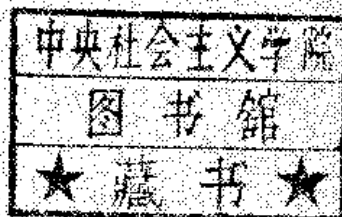
● 香港 ● 董千里 ●

董小宛

32874 0063889

● 香 港 ● 董 千 里 ●

董小宛



董小宛

董千里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5 · 102,000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社目: 121-150 书号: 10309-69 定价: 1.15元

自序

本书在报上连载发表，前后三月，曾受到不少方家的批评，也有读者来函质疑，主要集中于一点：不应该让董小宛入宫。就学术范围而言，这批评对了百分之八十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受；但拙作是小说，董小宛的事迹则属于野史范围，其间不无回旋的余地，故我以为可由作品本身去答复。现在修订出版，顺便作一交代。

董小宛这名字能留传后世，主要是凭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。至张明弼的《董小宛传》、余淡心的《板桥杂记》、吴梅村与龚芝麓等人的诗，皆无不根据《忆语》而来。然《忆语》是否百分之百可信，是否有所隐讳，是否在若干处故露蛛丝马迹？此即上文所说不无回旋之余地。小说贵乎想象，历史小说并不例外，何况此书严格地说来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呢！

吴梅村《清凉山赞佛诗》八首，惆怅迷离，引致顺治出家的传说。诗中用“双城”典，又云“千里草”，皆影射董字，于是后人疑指董小宛。董鄂妃宠冠后宫，甚至故后承恩，事迹只在清史，而顺治佞佛亦史有明文，这都是吴诗的象征根据，或当时竟普天下有此传说亦未可知。董鄂妃自然是满洲人，但当时汉人归旗（归入满洲或汉军八旗之一，略等于今日的改入外国籍）甚多，亦并不困难，故不能断定董鄂

D/K70/1-3

妃定出于满洲血统。我之采用董鄂妃即董小宛的传说，虽不免媚俗，也因为无法绝对否定这个传说的缘故。

对这个传说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冒氏后人，证据自然是《影梅庵忆语》。后来孟心史先生作《董小宛考》，条分缕析，极言小宛与辟疆是死别而非生离，除《忆语》外更引诸名士诗为旁证，用功甚勤，用心良苦。孟先生是名史家，我对他极为敬重，绝不敢说他的考证没有价值。但正如文首所云，我对他的心血结晶也只能接受百分之八十，其余百分之二十仍然存疑。孟先生主要忽略了一个因素：冒辟疆为了免祸，很可能不敢实话实说，而思念之情则又必须形之于笔墨，故小宛遂非寿终水绘园不可。其他诸名士的诗文也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。我必须老实地声明，这只是“可能”，非有任何强烈证据。而不论改写为小说或戏剧，有“可能”即有想象之余地，因为这不是考据或科学也。

孟心史先生所引资料的来源，都是相当普遍的，《影梅庵忆语》和吴梅村《诗集》都是很容易买到的书。甚至直接一阅《心史丛刊》，也能发现孟先生本人在字里行间未尝没有存疑之处。

现在把我认为可疑的一些证据录后：

一、《忆语》通篇忆小宛，中间无端述一“陈姬”事。据孟心史先生考证，这个陈姬就是使吴三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陈圆圆。此处姑不论是否，总之在文体上颇觉奇峰突起，令人怀疑以陈姬之被劫暗示小宛的下场。而小宛若果被劫，又怎能断定没有入宫的可能？

二、吴梅村集中有《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》，董白即小宛本名，中有一首云：“乱梳云髻下高楼，尽室仓皇过

渡头，钿合金钗浑抛却，高家兵马在扬州。”指甲申秋冬，高杰与黄得功争地称兵，进迫扬州事。细味诗意，如果说小宛于此役为乱兵所掳，也未见得说不过去。世传小宛为豫亲王多铎携之入京，按诸高杰于乙酉年正月被杀，多铎于是年五月破南都，十月班师回京，时间上恰好吻合。

三、最可疑者，《忆语》有云：“余甫着枕，便梦还家，举室皆见，独不见姬。急询荆人，不答，复遍觅之，但见荆人背余下泪。余梦中大呼曰：‘岂死耶？’一恸而醒。……旋归，则姬固无恙。因间述此相告。姬曰：‘其异！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，匿之幸脱，其人狺狺不休也。’诘知梦真而诗讖咸来先告哉！”奇在冒辟疆与董小宛异地同时做梦而梦境又是被强劫，说是曲笔暗示有何不可？

四、王渔洋有《题冒辟疆姬人圆玉女罗画》诗三首，其二云：“记取凌波微步来，明珠翠羽共徘徊，洛川渺渺神人隔，空费陈王八斗才。”世传曹植洛神赋为其嫂甄后而作，王渔洋不致滥用典故，未尝不可以解作小宛的入宫（孟心史先生以为圆玉、女罗另有其人，非指小宛。但没有解释诗中何以用洛神与陈思王的典）。

五、吴梅村集中有《古意六首》，其第六首云：“珍珠十斛买琵琶，金谷堂深护绛纱，掌上珊瑚怜不得，却教移作上阳花。”连孟心史先生亦说：“六首则可疑，若非董小宛与世祖年不当，几令人疑冒氏宠爱，旋纳宫中，为或有之事矣。”孟先生的主要论据是年龄悬殊。姑认定董小宛确比顺治年长十岁左右，也不一定就能断言无此事。今日三十余岁甚至四十余岁的女明星可为青年影迷的梦里情人，顺治为什么不能爱上董小宛？

以上五点，不足以构成董小宛即是董鄂妃的确证；但能作为我所说的可能的“支点”。而任何人写任何小说，只须“可能”就够，固用不着非实有其事不可。事实的真固然可贵，我却以为艺术的真尤应致力，那就是能否自圆其说的意思。

而这本书至少在自圆其说方面，我认为自己总算花了一番心思。

一九八二年冬于香港

目 录

一	掌上珊瑚怜不得	(1)
二	却教移作上阳花	(24)
三	钿合金钗来生约	(40)
四	玉宇琼楼不胜寒	(57)
五	壮志柔情付逝水	(76)
六	十万貔貅酒三杯	(92)
七	采得百花成蜜后	(104)
八	一片冰心托禅机	(118)
九	可怜萎落千里草	(133)
十	玉鱼银海自茫茫	(150)

一 掌上珊瑚怜不得

从明朝末年留下来的江南繁华，并没有受到清兵南下多大的影响，军事破坏象一阵狂风扫过，满目疮痍慢慢地恢复，转眼又是一幅纸醉金迷的秦淮风月图。

风月深处，万紫千红开遍，在外面只能望见花海中的一角红楼，此外的旖旎风光便只有凭想象得之了。只有蜜蜂和蝴蝶，它们穿过密密丛丛的花海，转过曲曲弯弯的幽径，能够直飞到楼前，盘旋在阳台的朱漆栏杆上。

栏杆上斜倚着一个美人，左手长袖垂在栏外，右手逗弄着架上的鹦鹉。纵然只能看到她的侧影，但绝世美人的美原是不分任何角度的，那一种燕居的娇慵仿佛就是春天的化身，使其余的花草虫鸟都成了点缀。

远远传来一声呼喊：“小宛！”

她定神，转身正面向外望去。

花径中传来细碎的蹄声，随即转出一匹青骡，骡背上骑着一个儒服的中年人。他望见她了，举起手来招呼，又叫：“小宛！”

她绽开笑容，也绽开红唇：“辟疆！”

青骡很快来到楼前。冒辟疆还来不及下骡便急不及待地大声说：“小宛，成了！家大人准我娶你回家了！”

这对于董小宛是一个等待已久的喜讯，数年苦恋，历

尽波折，等候的就是这一天；但不知怎的，事到临头，欢喜中仿佛有一丝茫然，仿佛以前的期待只是一种孩子气的撒娇，此时并没有如愿的应有喜悦。这感觉只在她心头一闪而过，立即责骂自己的不该，于是露出女性的天然娇羞，嗔笑着说：“你这人怎么啦？快进来，别嚷得普天下都知道！”

冒辟疆心头狂喜，正是巴不得普天下都知道，让所有的人和他共享这一份喜悦。他下骡向前，仍然仰面望着她，说：“我真是欢喜！小宛，真是欢喜呀！”

她怕他又会忍不住大叫大嚷，一笑后退入房，说：“翠屏，冒大爷来啦！你下去请他上楼，到书房里坐。”听见翠屏应声去了，她对着镜子略整发髻钗环，又理了理衣裙，穿越通道，来到书房门口，正好来得及相迎。

冒辟疆把翠屏抛在后面，一路飞奔上楼，这就难免有些喘吁吁的。一见小宛，他忘情地抓住她的手，说：“小宛，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心里的喜欢。”她微笑着，“我也一样，几乎疑心不是真的了。”“我一路过江，也有些疑真疑幻。”他喘息渐定，犹自兴奋难掩。“大概是我们等得太久，想得太深了。”

“是的，太深了！太久了……”小宛说。

冒辟疆已坐下，喝着翠屏送来，小宛亲手端上的新茶。他放下茶碗，习惯地抚着唇上颊下的短须，完全镇静下来了。

小宛望着他笑，说：“你这人真奇怪！刚才等不及地大叫大嚷，到了屋子里反而不出声了。你说究竟怎样？”

“没有什么究竟怎样。家大人昨晚忽然问起你来，我说你的债务由牧斋出面料理清楚，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他

老人家出了一会儿神，忽然说：“这几年倒是苦了她！你决心不仕新朝，我很喜欢，那就该好好儿读点书，把小宛接回来作个伴儿吧！”那真是意料不到的，教我昨晚整整一夜睡不着，天刚亮，我就过江来了。”

“夫人怎样说呢？”她仍有顾忌，站着慢慢地卷起桌上未完成的一幅观音像。

“好一幅白描！”他按住画像细看，“你的画越发有进境了，让我给你题字！”

“等画完了再题吧！我问你夫人……”

“她正想有个人做帮手，自从那年在虎丘见过你一次就念念不忘，背后不知为我们讲了多少好话呢！”

小宛已把观音像卷起，放到什锦桶子上，背着身子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真想不到二十年烟花罪孽，就这样容易易的消除了！”

冒辟疆站起走到她背后，轻轻抚她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只是不由自主，有罪孽的是我，我误了你三年多，今后我要好好的赎愆。”

她慢慢地转过身来。

两人面对面站着，离得那样近，听得见彼此的心跳。楼外春光浓冽，屋子里更是浓得化不开，时光在他们的心头停滞了。

“翠屏给姑娘和冒大爷道喜！”

这才把他们从梦似的境界中唤回。冒辟疆说：“好翠屏！回头赏你，或留或去也由你自主。现在你给我取些箋帖来，今晚我们要多请几位朋友，大大地热闹一下。”

冒辟疆是所谓明末四公子之一，与大江南北的名士个

个交好，但这时留在江宁的名士却没有几个，他斟酌了一下，请的是钱牧斋、吴梅村、方密之、吴次尾、陈则梁、龚芝麓、陈定生、刘大行八人，又请了郑妥娘、卞玉京、寇白门、柳如是、顾横波等小宛的闺中密友，当晚齐集桃叶渡董寓。

派了送柬人出去后，天色已近黄昏。冒辟疆看她仿佛有些心神不属，奇道：“小宛，你还有什么心事？”

她避开他的眼光：“我只是有些害怕，害怕自己能不能除旧迎新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”

灯火与丝竹助长了欢笑的气氛，也使潮湿的春夜更显得温暖了。

酒席已残，放着还没有收去。主客都离开了席面，闲散地各寻消遣。钱牧斋和吴梅村在下围棋，陈则梁观局。柳如是、郑妥娘、卞玉京三个女人凑在一起谈些什么。董小宛和冒辟疆是主人身分，在这边耽一会儿，那边耽一会儿，指挥侍女们送茶送酒。只有龚芝麓和顾横波这一对欢喜冤家兀自舍不得分开，自始至终都粘在一堆。现在龚芝麓的一首长歌已吟到尾声，他一面振笔疾书，一面念出最得意的结尾四句：“更起为君酌一斗，神仙游戏藏花酒，不须遥羨白云乡，栖鸟各有长干柳。”念到最后一句时，眼望身边千娇百媚的顾横波，得意万状地把尾音拖得很长。诗意是说冒辟疆虽然得到了董小宛，但自己也有横波夫人，各有所爱，用不着羡慕别人了。

顾横波自然懂得，看他一眼，得意地笑了。正好冒辟疆从旁边走过，她一把拉住，说：“你看看芝麓这首诗！”

“好诗！我已经听见芝麓在念了。”冒辟疆招来董小宛，

说：“我们共敬芝麓三杯，多谢他的赠诗。”

四个人豪爽地喝着酒，豪爽地笑了。

钱牧斋正在拈子沉吟，听见笑声回过头来，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，向着对坐的吴梅村笑说：“梅村诗史，今天可落在芝麓的后面了。你要炼句，我们不下这一盘棋罢！”

“不，我这时没有诗兴，只想赢了这盘棋，可不许你临阵脱逃！”

钱牧斋确是有这个打算，既被识破，只好微笑着下了一子。在等待对方的时候，他又有了主意，遥向笑语不断的董小宛说：“小宛，今晚你该好好儿的唱几支曲子给我们听！”

小宛还来不及回答，众人已一齐附和，只好笑着说：“那是应该的。翠屏，取我的琵琶来！”说完，又对冒辟疆深意地望了一眼，好象在说：从今晚以后我只唱给你一个人听了。

冒辟疆回她一笑，表示领会了她的意思。

于是小宛接过琵琶，熟练地转轴调弦，一面想着唱什么曲子最合适。翠屏忽然附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。小宛眉头微蹙，随口说：“告诉他，我有客，不能见他。”

翠屏应了一声，转身欲去。

冒辟疆注意到了，说：“是谁？”

“洪承畴。”小宛一面调弦，头也不抬地回答，完全没有把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特殊意义放在心上。

但满堂男女面面相觑，大家都感到沉重。

冒辟疆吃惊得更厉害，走近几步，沉声说：“洪承畴！你说是巡按江南的洪承畴？”

小宛点头，已经调好弦轴，准备唱了。

钱牧斋等本都坐着，这时不禁站起身来，说：“你认识洪承畴？”

“不，”小宛摇头，“他已经来过两次，我都托辞不见。我不要认识这种人！”

大家都望着年纪最长的钱牧斋，希望他出个主意。但他因为有过迎降清兵的历史，内疚神明，呐呐地说不出话来。吴梅村的情形也差不多，他被迫做过短期的国子监祭酒，认为诗才清名都付流水，曾经因此吟出“千古艰难唯一死”的诗句，自然也不愿意说什么。

只有龚芝麓做官心切，对洪承畴这种元老汉奸又害怕又羡慕，牵着顾横波的手走近，说：“小宛，是他，你还是见一见的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免得给你自己和辟疆惹麻烦。整个江南都在他手里，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也都在他手里呀！”

小宛望向冒辟疆。他一脸茫然拿不定主意，在他心底深处，隐隐感觉到祸事临头，但他不知道如何应付。他轮流地望向钱牧斋、吴梅村、龚芝麓等，发现他们的眼光中的祈求神色，但小宛和其他四个女子却显示鄙夷，这使他犹豫莫决，叫了一声：“小宛！”

她询问地望着他。

“小宛，”他嗫嚅地说，“洪承畴既然来了，也不便得罪，你就见他一面吧！你，顺便把我们的婚事告诉他，不必有什么顾虑，反正以后不会再见他的了。”

董小宛放下手里的琵琶，微笑着向柳如是她们摇手示

意，说：“好吧！翠屏，你先去告诉他，说我就来。”她再向冒辟疆看一眼，眼光中仿佛在说：这可是你自己要我去见他的，将来可别怪我呀！

他能听到她的心声，但是无可奈何，只好畏缩地避开她的眼光。他明白自己的命运正是操在洪承畴这种人手里，所有薄负时誉的文人都一样。他是不愿惹麻烦，也为了不给朋友惹麻烦，才要求小宛出去见他的。但见了之后是否能消除麻烦，甚至反而增加新的麻烦，这就只有归之于命运了。

小宛整理了一下衣裙，向众人点头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她走得这样慢，仿佛知道这一去将成为她生命的转折点，希望临时出现什么奇迹能拦住她的脚步。她脸上挂着一种奇异的、清冷的微笑，与其说是笑，不如说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，是那样悲凉，是那样决绝。她的身影终于消失了。

洪承畴等候了那么久，但丝毫没有不耐烦的神色，只管捻须微笑。他似乎很有把握，料定董小宛终究会接见自己，而只需能够见面，他就有更多的把握教她听话。

“是洪巡按，洪大人吗？”

洪承畴克制着自己，缓缓抬头，只一眼，禁不住在绝世容光之下心跳了。然他终究与众不同，并没有色令智昏忘掉自己来访的使命。他站起抢先作揖，彬彬有礼。

小宛还了一礼，举手让座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洪大人深夜过访，有何见教？”

洪承畴向翠屏看了一眼。她只装不懂，仍然站在小宛身后。

“她随我多年，”小宛说，“就和亲妹妹一样。洪大人不论有什么话，尽说无妨。”

洪承畴咳嗽捋须，脸色一正，缓缓说道：“本来不敢惊扰姑娘，是摄政王趁我来江南之便，要我和姑娘说……”

“摄政王！你是说多尔衮？”

“摄政王久仰姑娘的芳名，常恨无缘一见，他想请姑娘进京去住些日子。”

这提议倒并不怎样出于她意料之外，但由洪承畴这样的人提出，不免使人感觉滑稽。她笑出声来，愈笑愈响，指着他说：“洪大人，难道还嫌你的官做得不够大？”

洪承畴有些尴尬，但他毕竟能忍，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我虽不才，倒还用不着在这些事上头巴结摄政王。再说我投降清朝，既不是贪生怕死，更不是为了功名富贵。”他停了一停，“佛说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……”

“你在地狱里救了多少人？”她冷峻地截断他的话。

这一种咄咄迫人正是洪承畴所需要的，使他可以借题发挥，畅所欲言。他站起来走了几步，缓缓地说：“姑娘总还记得乙酉年南都覆灭前后，那时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不知杀了多少人，毁了多少家。自从我来到江南，向朝廷力争，民间才慢慢的复了生机，这些事有目共睹，可不是我一手能掩尽天下耳目的。”

小宛有点儿相信，但是不服气。

洪承畴又说：“去年夏天，冒先生是不是接到了内院的文书，要他晋京准备召见？”

“是啊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！”洪承畴得意地捋着胡须，“是我一力

拦阻下来的。我可没有居功的意思，只要姑娘明白我的心。”

小宛完全相信了这些，渐渐地原谅他了。她沉吟片刻，说：“但是洪大人又要我去见多尔衮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“为了我们汉人！”他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小宛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不明白洪大人的意思，你可是要我学昭君和番？”

“差不多！”洪承畴一拍手掌，“现在军政大权都在多尔衮一个人手里，姑娘若能教他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们汉人岂不是可以少受好些苦？”

她想了想说：“皇帝呢？”

“皇帝是好皇帝。他恭俭好学，钦慕中原文物，抱有满汉一家的理想，但是大权不在他手里。所以我们只有先对付多尔衮、多铎兄弟和一些满洲亲贵。”

“如果多尔衮完全不听我的话？”这句话一出口，小宛才发觉自己等于已经答应了洪承畴，不觉有些吃惊。

“你一定能教多尔衮听话。最好能使多尔衮早日归政；只要皇上一旦亲主大政，这天下迟早还是我们汉人的。”

这些话深深打入小宛的心坎。她默默地沉思着，时不时向洪承畴看上一眼。她是一个要强的人，心里埋藏着一团火，早就想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了。眼前正是一个机会，她跃跃欲试，但她能撤下冒辟疆么……？

他就在楼下的大厅里，还不知他们的盟约已然濒于破灭。如果她决定北上，他会怎么样？她不敢想下去，然而这是不容逃避的现实。还有那些朋友们，怎样向他们解释？怎样取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？洪承畴毫不放松地注视着小宛。他鉴貌辨色，知道已经说动了她，只须再加上一把气